



闲话卖鱼路

□王建勇 文/摄

从中山西路望京遗址附近进入卖鱼路,至卖鱼桥呈Y形,左边仍是卖鱼路,向前则是柳庄街。每天我从家里窗口就能看见绿荫中的卖鱼路,要是没有绿树阻挡还能看到卖鱼河。

据记载,此地因旧时西郊内河渔民捕到鱼鲜后常常撑船到永寿桥下叫卖,自发形成了鱼市,天长日久,永寿桥被百姓改称为“卖鱼桥”,路以桥名,成了“卖鱼路”,很自然地,河也被称为了“卖鱼河”。卖鱼路南始于中山西路,北至体育场路。

历史上每一条路、每一条河的命名,都与当时人们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,都承载着一段绵长的历史记忆。百姓为方便交流,常将某些行当聚集之地赋予独特的称谓,这些名号被叫的时间长了,便沉淀为了地名。如药行街,清末民初药铺林立,故得其名;又如洪塘的卖柴弄,因紧靠龙尾河,船只通行方便,小巷成了木柴买卖之地,故名……2018年,官方公布的《宁波市第二批历史地名遗产保护名录》,卖鱼路也入选其中。

卖鱼河往北有蔡家河。蔡家河现在是海曙区与江北区的一条界河,卖鱼河往南左拐与曾经是明州古罗城护城河的北斗河相连,北斗河往南则与西塘河交汇。《鄞县通志》载:“望京路,旧名西北脚、通利门。”据传,望京路因晚清郎官巷张家骥(字子腾,同治元年进士)当年在城河上造了一座“望京桥”,意为遥望京城不忘君恩之意,而得名。

望京门,据《延祐四明志·城邑考》记载,原称“迎恩门,城西门,旧名朝京。庆元中,守郑兴裔更名望京。”望京门是古代宁波城在元代以后保留的6座城门之一,其他5座分别为永丰门、长春门、灵桥门、

东渡门、和义门。因位于城西,民间也称之为“西门”。

以前宁波进京赶考的学子,都要经过这里。他们从望京门坐船出发,经5公里水路,一过了高桥,便从内河转入余姚江中,再往西便直通京杭大运河(往东则可经甬江抵东海)。“水涨春江双虹移来天上,月明夜渚一珠点到波心”“长风巨浪想见群公得意,方壶圆峤都从此处问津”,高桥桥额上的两副楹联,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河流、桥梁在交通上的独特地位与意义。

北斗河往北右转,也与姚江相接,由此可以想见卖鱼路一带自古水陆交汇,舟楫便利。

据相关记载,曾经的卖鱼路,因濒临卖鱼河,渔船云集,市声盈耳,渔民们在此出售各种鱼类,如鲫鱼、草鱼、鲤鱼等,种类齐全,价格实惠,形成了宁波特色的“鱼市”。当年渔民卖完鱼后,稍作休息,还会顺便带些生活必需品回去,久而久之,此处也成了各种生活用品买卖兴旺之地。

行走今日的卖鱼路,舟影已杳,市声渐远,昔日盛况,已成为遥远的记忆。为了交通便利,当年那座被称为卖鱼桥的石拱桥已拆除,成了一座平桥。经过填河拓道,卖鱼河也改变了原来的模样,那条卖鱼路也不再是青石铺就……只有卖鱼桥、卖鱼河、卖鱼路这几个地名,凝固在时光里,似乎还能让人依稀想见当年人声鼎沸、交易活跃的热闹场景。

宁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,山海之间,文脉渊薮,物产丰富,民间经商之风自古盛行。卖鱼路,听起来土里土气,它却如一颗活化石,默默见证着宁波自古以来的商贸繁荣。这个从市井烟火中生长出来的地名,是宁波浓重的商业气息在地名上的生动映照。

白水冲寻崖记

□金荣华 文/摄

“千丈飞流舞白鸾,碧潭倒影镜中看。”阳明先生途经白水冲时挥笔写下的这句诗,早已是刻在每个梁弄人骨子里的家乡印记。那座藏于梁弄镇南四公里道士山的飞瀑,53米高的崖顶垂落的水幕如白龙腾空,轰鸣如雷的水声震荡山谷,自古以来便引得文人墨客纷至沓来——汉代梅福、唐代陆羽、元代赵澹山、明代黄宗羲等,更有写下传世佳句的王阳明,都曾为这方胜景驻足。

今年本地媒体相继刊登了:黄宗羲笔下的宋代摩崖找到了,重现“余姚版兰亭集”的消息。报道里说,访石爱好者姜建清在白水冲瀑布下的竹林中,发现了那块被青苔厚覆的石刻。身为白水冲瀑布滋养长大的孩子,我既为家乡藏着如此珍宝而自豪,更迫切地想一睹其真容。

遗憾的是,琐事缠身让寻访计划一再搁置。前段时间,我所在的阳明读书社敲定了周末探访石刻的活动。作为东道主,我暗下决心要提前探路,绝不能届时一问三不知失了礼数。

次日天公不作美,淅淅沥沥的雨把山路浸得湿滑。我约上同事出发时,他不无担忧地提醒:“那片全是毛竹林,乱石遍地,要不找个熟路的向导?”我拍着胸脯笑答:“放心!从小学起我就去那儿野炊,地形熟得很。何况我早做了功课,石刻就在瀑布左下侧不远。”这份笃定,彼时的我以为十拿九稳。

抵达白水冲,我径直奔向瀑布左侧的预判区域。眼前乱石嶙峋,我们弓着腰一块块排查,来来回回搜了数遍,石刻却杳无踪影。雨水顺着衣领渗进后背,我才真切体会到“自信害死人”的滋味。无奈之下,我拨通了知情人士的电话,在他的远程指引下,我们终于发现了玄机:石刻

竟在瀑布左侧山脚,需跨过潭水、沿石阶左拐,再过一段陡峭石阶。走到石阶底部,石刻全貌豁然开朗:长约2米、宽约1.2米的石面上,阴刻的文字宛如一枚巨印嵌于山体。青苔已被细心清理,旁侧立着释读牌与保护告示,三面竹篱笆既护其周全,又方便游客观赏。雨雾中望着这方古刻,先前的奔波疲惫瞬间消散,只觉满心圆满。

周末,读书社成员如期在白水冲停车场集结。我们特意邀请了地方文学专家张国源校长同行,他深耕宋代摩崖研究,还著有《寻访黄宗羲笔下的宋代摩崖石刻》一文。集合后,大家围站在停车场,伴着远处隐约的瀑布声,齐声诵读阳明先生的《四明观白水(其二)》,古意与豪情在晨风中交织。

跟着张校长上山时,他的讲解为我们揭开了更多往事:“如今这条山路是新建的,明清乃至民国时期,人们都是从观岭过白水亭,经石桥左入,沿东北山麓而上,正是今日新路对岸的溪流北侧。”难怪我上次按现代路径寻找会走偏!循着他的指引往深处走,眼前仿佛浮现出宋代景象:上虞刘用父等五人游罢仗锡寺、雪窦寺,归至白水山,于飞瀑之下分石而坐,品茗谈笑间遥想王羲之兰亭雅集的盛景。行至石刻前,我们在张校长带领下逐字诵读碑文,石痕虽古,文韵却鲜活如初,众人纷纷拍照留念,定格这份跨越千年的相遇。

此次白水冲之行,于我而言远不止一次寻访。那飞瀑依旧如阳明先生笔下的白鸾起舞,而摩崖石刻的发现与解读,让家乡的山水间多了层厚重的文脉印记。这方古刻,不仅连接着宋代儒士的风雅与明清学者的探寻,更让我这个梁弄人,对故土的热爱多了份深刻的认知与敬畏。



余姚梁弄白水冲飞瀑边上的宋代石刻。